

夷

堅

志

三







夷 堅 志

(三)

洪 邁 撰

#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尙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于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敘。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 夷堅乙志目錄

## 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莊君平

蟹山

變古獄

食牛夢戒

趙子顯夢

李三英詩

## 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齋

蔣教授

張夢孫

張十妻

臭鬼

仙弈

佐命功臣

俠婦人

羊冤

夢讀異書

小邨先生

宜興民

陳氏女

人化犬

承天寺

文三官人

吳圻夢

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陳述古女詩

浦城道店蠅

竇氏妾父

興元鍾誌缺

陽大明

混沌燈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許顥夢賦詩

廬州老兵

大孤龍

莫小孺人

趙士琬

舟人王貴

韓蘄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缺

劉若虛

王通直祠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聿夢

張績妻

趙士藻

樂清二士

殯宮餅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真君

劉子昂

梓潼夢

張九罔人田

宋固殺人報

張女對冥事

畫學生

周勉仲

樹中盜物

扈司戶妾

異僧符

李南金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袁州獄

齊先生

蔡侍郎

查氏村祖

建康伍伯

劉乂死後文

猪足符

廟神止奏章

榕樹鷺巢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魃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尙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萬壽宮印

吹燈鬼

長人國

無縫船

魅與法鬪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并甫奏章

歌漢宮春

師立三異

無顏鬼

秀州司錄廳

詹林宗

葛師夔

虔州城樓

小邨題詩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欄街虎

李孝壽

八段錦

金剛不壞身

黃士傑

二盜自死

劉正彥

王敦仁

崔婆偈

卷第十二事

張銳醫

餘杭宗女

金馬駒

湖口龍

吳信叟

王先生

義烏古壘

夢女屬對

閩清異境

巢先生

松毬

梁元明



卷第十一十三事

玉華侍郎

永平樓

唐氏蛇

鞏固治生

劉氏葬

米張家

涌金門白鼠

金尼生鬚

陽山龍

遇仙樓

牛道人缺

白獼猴

天衣山

卷第十二十一事

眞州異僧

章惠仲告虎

大散關老人

肇慶土偶

韓信首級

江東漕屬舍

王响惡識

秦昌時

成都鑷工

武夷道人

龍泉張氏子

卷第十三十三事

劉子文

法慧燃目

盱眙道人

嚴州乞兒

海島大竹

黃蘗龍

蔣山蛇

卷第十四十五事

筍毒

浙東憲司雷

振濟勝佛事

南禪鍾神

魚陂癘鬼

結竹村鬼

九華天仙

蚌中觀音

牛觸倡

食牛詩

嵩山三異

慶老詩

劉蓑衣

常州解元

王俊明

洪粹中

全師穢跡

新淦驛中詞

趙清憲

大名倉鬼

邢大將

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臨川巫

上猶道人

諸般染鋪

趙善廣

宣城冤夢

馬妾冤

何衝水鬪

京師酒肆

桂真官

大孤山龍

皇甫自牧

程師回

徐偲病忘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雲溪王氏婦

海中紅旗

三山尾閭

董穎霜傑集

劉供奉犬

朱希真夢缺

鄒平驛鬼缺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齋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楫得子

王訢託生

宣州孟郎中

女鬼惑仇鐸

鬼化火光

林酒仙

沈十九

錢瑞反魂

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張八叔

閤皂大鬼

駟鳩

張成憲

滄浪亭

蒸山羅漢

十八婆

太學白金

天寧行者

呂少霞

超化寺鬼

趙小哥

魏陳二夢

青童神君

卷第十九十三事

賈成之

光祿寺

楊戩二怪

廬山僧鬼

望仙巖

沈傳見冥吏

韓氏放鬼

卷第二十二事

趙不他

龔濤前身

嘉陵江邊寺

休寧獵戶

張山人詩

馬識遠

秦奴花精

吳祖壽

二相公廟

馬望兒

療蛇毒藥



童銀匠

祖寺丞

龍世清夢

神霄宮商人

潞府鬼

蜀州女子

天寶石移

夢得二兔

徐三爲冥卒

城隍門客

汪祖德

飲食忌

#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四事

## 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速。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嘯於梁上。速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速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蝮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速來故。速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去。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旣而問速。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速拜於庭。回數步間。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爲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速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卽蘇。妻子正哭泣。具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爲夔潼漕。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爲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

逮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寧丞榮  
瓊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隱。條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爲冤所劫。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爲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居累年。不能無壹鬱。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叅。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忱忽。遂臥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徙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爲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閩。久

之亦不見。

### 仙弈

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邊失二人所在。林歸卽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曰市數十枚。置大簍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卽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禱于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卽日鏤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徐說

###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旣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

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錘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

叟記志士  
人姓名

###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囚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古獄也。陳方石說

###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閼滋久。消息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



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敍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縱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旣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敍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

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秦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据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掉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釀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殺。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而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啟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尙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卽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趙不廢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棧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真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廁之蜚。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沿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髯霜蟹殼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搗腕研兩螯。點醋揉橙薦新醴。癡禪受生無此味。一箸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轉釜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翫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蒼朮。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榜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壓一人曰陳傅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傅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郝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郝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蹣跚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郝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郝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郝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癩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郝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

湯輿立說

#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卽日山魃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垂一足徹地。黑毛毳毳。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蔣承相說。

##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鬢。女子欄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願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

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尋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語。女曰。事極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顧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乘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丈餘。羸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道將子禮跋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素裳。掬水庭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

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曰。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榜進士。爲揚州司理參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 人化犬

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據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斃。就糴。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砥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

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智說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勝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悟以爲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閒佛刹頗絮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盡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既而導至上方啟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口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卽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南



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

程泰之說

###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橫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歛。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

徐淳立說

###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喚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葺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橐。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云。無有也。居數月。

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舫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而腰支綽約客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于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邊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燬骸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

太學生錢之望  
說未質於許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旣而仕

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獲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折之姪億說。

### 趙士琬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葩善。泊帥此下原闕一葉尊公名爲何。曰巴。不能言仲葩字爲何。沉吟移晷。曰與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正悔與鬼語。乘其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真趙撫幹也。豈有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輿出。吏拊式歎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意。如此令我羞見他人。旣還家。敦義意殊未伏。復折簡詢其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錄。何以能來此。世閒所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似。吏曰。所問事多。容我緩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口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閒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錄。豈非壽祿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琬死時才三十七。敦立說。



#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四事

##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潛居臨安寶連山。夏夜且睡。爲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潛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潛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覺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羣蛙乎。呼童詰之。已寘一餅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卽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濱溝壑。儻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鎮江。與漕遇。仲其請。卽日刺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遙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右至。已無所見。

##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壻曰李生。爲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鴈屏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

卻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澹雨疎孤嶼遠。會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絕灑落如是。不必真見畫也。

韓斬王誅盜

韓斬王宣撫淮東。獲凶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劍于庭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揖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喫。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旣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獨出路。可圖也。夫卽醉以酒。中夜持刃斫之。客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輿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坎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不返。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塗。悉所諳熟。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跡絕。因駐物色。正晝悶坐。一蠅頗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遽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窆處。羣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墟。鄭景實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

正見屋廬皆蕩析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客寃得蠅而伸殆與新昌鹿麕相類蓋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稽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敏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笞責此婢而是日以疾臥元未嘗出始知先攜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

張才文說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倖于賊鞫魂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為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鷁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

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慚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敷。靈隱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空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齋之婢來喜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曰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瓮。又逐去。不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夏棋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污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髻。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時爲夫婦。今月俸十倍。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媪曰。前日實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且勸家人力爲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爲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爲我典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襖皂衫。持舊青蓋。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卽以錢授三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王疑爲其神云。張掄才父王壻也。嘗見所書齋貼。(以下原缺三字又十四行)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人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藥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旣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戶呼曰。適夢明日榜出。樊光遠爲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榜。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榜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爲助教。納勅不拜。會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遣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質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迓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密告人曰。若虛苟得祿。

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凌季文說。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卽白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鶯宿沙頭月。應聲曰。鴉翻樹杪風。又令對濃霜鴈陣寒。答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案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渾沌燈。明日穴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異哉。陳阜卿說。阜卿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卽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卽覺之。蒼黃歸告。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檐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躡。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楚贊說亦徽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拒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劾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舩上行。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卽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閒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爲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卽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旣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旣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卽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閒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

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譖讒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閒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卽抵岸、送者推出艫、遂寤、視臂閒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

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傳。文規之孫平傳之。

許顓夢賦詩

許顓。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丘壠。荆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顓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芄芄然。婦人引顓藉草。□□□□處有矮博臺。臺上有紙筆。顓題曰。閑花亂草。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拍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官人家。爲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

傳曜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爲何。對曰。見爲掠刺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著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歷。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歷。并以舊履數十緘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栻欽甫說

### 廬州老兵

呂安老尙書社。旣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達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達宿戒騶從。遲明卽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卽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 張聿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夔路屬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入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爲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憂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然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丐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寤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加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

當國以聿鄉里之故爲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問說

大孤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沒水周視。無所遇。忽於舵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舵而坐。舵爲之臬兀。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灑酒禱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卽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產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盧亨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南道稅官。旣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杵盛二豬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盃琰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旦



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瀕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腳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有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卽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榜有王二。旣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旣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窗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識。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

龜齡說

###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奈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

三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并得豬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寘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楊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旣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待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牒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真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觀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于牀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卽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整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真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真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真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不欲言之。或云張謚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

列真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願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旣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辭白之、且言欲致仕、泊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

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頽。驚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柰何。柰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無棺衾之屬。儼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殞。王嘉叟說得之於韓璣之子季明。

###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旣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邵允蹈。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爲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闕字也。

### 張九罔人田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囑官僧作斷骨契以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腳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

持者然

三事王時亭說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

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上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幘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扁鑄。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先逝矣。

###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爲題。曰：胡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大率淺下。獨道亨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氍毹杖節而臥。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羈棲愁苦之容。種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遂中魁選。明日進呈。徽宗奇之。擢爲畫學

錄。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爲題。餘人皆畫高木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爲長林絕壑。亂石磴道。人立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覩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爲蘄州司法時。以驛舍爲官廨。晚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矍然立。背如負大甕者。躍入池中。有聲紆然。識者以爲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窗下。著烏巾。其身僅與窗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勉仲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滿家臨川。每失去怨牒餅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旱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郭沔絮已說

扈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婿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寘于妻家。妻母謂人曰。扈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人寡合。而足絕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扈氏福也。扈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母言如此。未忍決絕。妾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逮夜則寢牀。



下經一歲。妾入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齧斷一臂。臥血中死矣。犬亦繼死。李紹祖說

###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籀□□。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籜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歐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潑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土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余增禮說

###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尙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記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旣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工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戶勿得害。旣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冶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團。巨蛇躍起。前高丈餘。李猶令僕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歸家取勅告。置地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卽覺體中不佳。遂歸。先是其家人夢一姥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劍州將樂尉藺敷，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劍，口銜一劍，敷卽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卽日爲書，走駛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憊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

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卽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旣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旣得其冤。安敢不爲辨。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則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鑄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

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黃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棺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旣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曰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平人其子元伯侍郎說

### 齊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爲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旦見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狝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尙書歎詫其盛坐客有京畿轉運使曾徽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旣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齊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齊

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今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微言諱前說。齊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戎鞍。赫奕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真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淄州人。元伯說。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臥。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抵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灤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杏氏村祖

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

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緜衣衾擁下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卽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緜作小包釀酒寘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胸乳皮皆傅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杏此二老爲村祖云

###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纔許其半伍伯怒喚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瘡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脯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末跡也因子見契聊爲一啓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令余忤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

能撫實。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豬足符

聶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豬蹄來獻。聶受之。付廚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間。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机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持與屠者。責譙之。屠者曰。今日方割豕。安得有是。取元直畀民。而自攜歸煮食之。一家四人皆死。五事皆鄰次南說

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丐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污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污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胄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悟既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



夜復夢曰。乞卽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羣悉空。樹濯濯如新。

###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磨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繼繆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王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卽再拜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鬻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鬪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劍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丈許。兀亦恐遽趨避之。又嘗與羣從飲于嚴州雙溪亭上。婢子臥欄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兀知爲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兀從弟伯禪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冊殿。屨鏞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沖俊。掌觀事。夜聞其中杖直決遣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痕如盃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無繩繫也。郭沔說。時隨其父爲丞。

# 夷堅乙志卷第七十一事

##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橫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壹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寃。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寃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願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旣亡。敢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菴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

扇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盤結襯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遂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輒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旣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沔說。造字以道。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

醲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墾虎之說乎？狐有女，擇墾得虎焉。成禮之夕，僮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卻臊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卽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骸，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畢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掉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與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吳得之韓子蒼，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鑿以藥齧之，久而墜地，拳曲如小豬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

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尙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卽至。以示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魃

汀州多山魃。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阜。莢樹極大。榦分爲三。正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牀外睡。覺有撼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間。則如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遽起。與長子錄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衛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命詣廚溫酒。廚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失聲大叫。錄曹素有膽氣。自篝火視之。吉仆絕于地。涎液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糊長大。出屋直來壓已。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廚出趨堂。開門而出。真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泊至廳上。白衣徑奏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卽驚。衆救之已絕矣。後數年。趙子璋爲倅攝郡。時屬邑寇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贛上來。逐捕將班師。小休倅廳。出所攜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一貓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禔隨父之官。馬吉者猶在。聞其說如此。伯禔說

黃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釀酒。旣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南次

###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逋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卽日雲雷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寺僧祖一說

###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酌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

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尚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齋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旣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旣出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媪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郊次南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旣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柰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



栢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盞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窺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其上。既而益高。蓋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踞廁。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嘉叟說

### 虞井甫奏章

虞井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浹日。命道士劉洽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儿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井甫參大政。」宇文仔說

### 孫尙書僕

孫仲益尙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

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洩。遇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舩。果有舩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擠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寤。方知爲死也。李書俊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 十三事

牛鬼

秉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溫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寤其聲。乃奮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祿。皆死矣。大懼。卽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詬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干君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瞽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旣而一蟲薨。薨然自窻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冤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逞而去。小史窺窻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臥籬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高妻孥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蓐以死。昨嘗寄履。韞達乎。方啜泣。李趙褰帷入。敍闊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卽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妊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高亦無恙。

吳傳朋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榜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前。神君其靈矣哉。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涖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清萬壽宮記。臨桂丞張寅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腳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斲率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

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拄柱者。繼卽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拄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卽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卽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臥。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 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園。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旣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再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豬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 無類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

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鎌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類，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篋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舫中，乃舍去。指籬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辭說。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也。謂帶也。我不敢近，卻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

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眾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

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旣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成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尙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眄。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榜果第一人。

葛師夔

葛師夔。爲洪州武甯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睡。獨設一榻。扇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榻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治之。泊雞唱。外報可起。旣下牀。鼾者尙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皂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



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敢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窆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憇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臥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知此頗懼然不克徙既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者三心矍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卽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子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嚮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內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尙未止面對女牆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 小郤題詩

李謨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上來劉高尚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關人曰寶文方

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道人不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關人與之。卽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傳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謂小郝者也。謨聞之。悵悵自失者。累日。李綸

# 夷堅乙志卷第九 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袿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踉蹌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

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既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之孫恬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惜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

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以矛鉗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又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遂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榜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旣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筐。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卻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皂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傲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

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旣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蹰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旣卒三歲。女眞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訥精於產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劍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具紙筆往請。母卽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大成說

### 二盜自死

族弟燿。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殺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燿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菅薦。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擾。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旣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尙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

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旣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閻梨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卽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墀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擢陟帥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竽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杓。燕仰之。爲制使。鞠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竽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承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昇出外。竽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卽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飲之而出。致其寃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



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一婢自隨。後嫁桂林。衆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爲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子友。



#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事

##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卽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卽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旣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逢爲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作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蹙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

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平胄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忿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稚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謹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爲熱極，命養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王稚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輿薪厝火，斧棺而爇。

之其腹皤然少焉折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信道說

###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太宗藩邸恩至濮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荻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絲縷手日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處然嘶鳴飲齧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洎說

###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攜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福廳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船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遙望若有山橫前舟人震恐玘以爲真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瀕避之矻

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當盛暑。皆有挾纜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玘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卿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峰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嘗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秉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回便可覬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旣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偃蹇。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卽去國。固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

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坵。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蹶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條國史後補。

### 義烏古壩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壩。壩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壩賦。至今存焉。

### 夢女屬對

喻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攜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閨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嫺雅。牀毳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耐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作才字。叔奇問耐字若何。書曰。從西旁寸者是也。何謂奚耐。曰。人之風流者爲奚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閨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劍。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繚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虺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齋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勸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獻說。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兒雖甚老。然而不顰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太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俟時至。當即靜室步北斗。而被髮臥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



時在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晝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曹罪在不赦。奈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戶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男氏說。

### 松毬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旣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 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置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

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